

世界学术思想
经典名著典藏书系

SHEHUIJING
YUN HEXIEYU ZIYIYOU DE BAOZHANG

社会命运 和谐与自由的保障

SHIJIE XUESHU SIXIANG
JINGDIAN MINGZHU DIANCANG SHUXI

[法] 唯孔西得朗 [德] 威廉·威特林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世界学术思想经典名著典藏书系

社会命运 和谐与自由的保障

[法]唯孔西得朗 [德]W·魏特林 著

李平沅 孙则明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学术思想经典名著典藏书系/李楠主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10

ISBN 978 - 7 - 225 - 02435 - 3

I. 世… II. 李… III. ①社会科学②社会科学—社会命运 IV. K928.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5315 号

书 名: 世界学术思想经典名著典藏书系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1416 (总编室)

印 刷: 西宁市文兴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mm × 1000mm 16 开

印 张: 480

字 数: 900 万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2435 - 3/Z · 150

定 价: 732 元 (共 15 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导 读

唯克多·孔西得朗 (Par V. Considerant 1808—1893), 1808 年生于法国汝拉省的萨兰, 原先是法国陆军中的一名工程兵军官, 1830 年开始信奉沙利·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1831 年辞去军职, 参加傅立叶学派的理论刊物《法郎吉》的编辑工作。孔西得朗曾一度从事政治活动, 当选过制宪议会代表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9 年因组织暴力活动, 被判处流放。他先去比利时, 后到美国; 1855 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建立了一个“联合村”, 试图在美洲新大陆实现傅立叶的理想; 但这次尝试, 也如同他以前在法国的尝试一样, 不久便宣告失败。1869 年孔西得朗回到法国, 1893 年病逝于巴黎。

孔西得朗毕生宣传傅立叶的思想, 著有《社会命运》、《政治的崩溃》、《傅立叶体系解说》和《社会主义原理》等书。

威廉·魏特林 (1808 - 1871), 是十九世纪德国无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带明显的乌托邦主义的成分,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 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魏特林的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颇为粗糙的, 尚欠修琢的, 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

《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 (1842 年), 是魏特林的主要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书有很高的评价。本书是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的德文版翻译的, 卷首有编者导言, 对原著作了详细的评价。

“在凡有人类聚居的地方, 你且用一种研究的眼光看一看你的周围, 你走进穷人的茅屋草舍, 富人的豪华宅第, 登上商人们的船舶, 走下矿工的坑穴, 你详细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家庭生活, 追溯一下其中每一个烦恼和不幸、欢畅和快乐的经历, 直到它的细微末节, 你就会在每一个这些不同的居住和工作场所, 随处听到那同样的怨恨的声音, 埋怨事物安排得不当; 埋怨社会上这个或那个行业的恶劣的经营状

况。现在，你且避开所有这些几乎在我们四周掩盖了一切的怨恨的声音，带着你的观察所得，回到你的精神小我的最遥远的角落，你所听到的就不是这些个别的怨恨的声音，而是远远地听到的一种共同的喃喃诉苦。

把你的一切思想集中注意一下这喃喃诉苦，比较一下各种怨恨的声音和它们的原因，把各个相反的极端在心里互相配合起来，并且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这个不满的喃喃诉苦就变成了交响乐中的一个和声。”

目 录

社会命运	[法] 唯孔西得朗 (1)
前奏	(1)
第一部分 批判	(16)
第一编 现社会的普遍弊病	(17)
第一章 我们的工业过程中的弊病	(17)
第二章 我们的商业过程中的普遍弊病。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23)
第三章 关于现代文明的结论	(35)
第二编 人类在最初的几个社会时期中的连续发展	(42)
第一章 运动的普遍公式	(42)
第二章 对文明制度之前的四个时期的分析	(47)
第三章 对文明制度的发展的分析	(55)
第四章 促使现代文明制度向工业封建制度发展的运动	(71)
第二部分 组织	(91)
第一编 组织原理	(92)
第一章 社会问题的提出和工作基础的确定	(92)
第二章 协作制度将把大地产和小地产的优点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的缺点不起作用.....	(106)
第三章 制度和共产制度.....	(117)
第四章 一个法郎吉的具体结构的概况.....	(123)
第二编 法郎吉的经济结构.....	(128)
第一章 关于协作和分散经营这两种类型的生产的比较.....	(128)

第二章 从社会的角度看建筑术的变化·····	(149)
第三章 法郎斯泰尔·····	(159)
第四章 法郎斯泰尔的建筑术的便利和经济·····	(168)
第五章 农作物的安排·····	(178)
幕间剧·····	(187)
1. 招来的批评·····	(187)
2. 战斗的需要·····	(189)
3. 傅立叶学院的特点从根本上说是爱和平的·····	(192)
4. 情欲科学的道德影响·····	(195)
5. 惰性·····	(197)
6. 为这个没有责任的科学所作的保留·····	(201)
救世说的真谛·····	(203)
第一册的回顾·····	(233)
第二部分 组织 (续)·····	(238)
第三编 自然的社会结构的确定谢利叶的法则·····	(239)
第一章 对小组和谢利叶的普遍倾向·····	(239)
第二章 第一个近似法。把工作分成许多份·····	(244)
第三章 第二个近似法。工作的交替变换·····	(248)
第四章 第三个近似法。劳动竞赛·····	(253)
第五章 谢利叶的法则。和谐制度的关系的一般公式·····	(257)
第六章 关于谢利叶的法则的组织条件的简要叙述·····	(265)
第二部分附录 对情欲引力的分析和综合·····	(270)
第三部分 和谐制度·····	(291)
序言·····	(292)
第一编 内在的和外在的奢侈的平衡或个人或产业的全面发展·····	(297)
第一章 体力的全面发展:健康、精力和身体的财富·····	(297)
第二章 智力的全面发展:健康、精力和心灵的财富·····	(301)

第三章 产业力量的全面发展：全体的财富·····	(307)
第二编 社会的平衡·····	(322)
第一章 近似的平衡。表现在文明制度中的隐隐约约的和谐现象·····	(322)
第二章 采取谢利叶的选举方式，达到分配的公正的平衡·····	(329)
第三章 通过谢利叶的互相配合而达到的普遍和谐的平衡·····	(343)

和谐与自由的保障 ····· [德] W·魏特林 (354)

第一部分 社会病态的产生····· (354)

第一章 社会的原始状态·····	(354)
第二章 私有动产的产生·····	(357)
第三章 私有不动产的产生·····	(360)
第四章 遗产继承的发明·····	(367)
第五章 战争的发生·····	(370)
第六章 奴隶制度的产生·····	(373)
第七章 商业的发生·····	(376)
第八章 金钱的发明·····	(378)
第九章 爵位和职衔的产生·····	(388)
第十章 军事制度·····	(392)
第十一章 祖国、疆界和语言·····	(396)
第十二章 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	(406)
第十三章 宗教和风俗道德·····	(415)

第二部分 一个社会改革的理想····· (419)

序言·····	(419)
第一章 社会制度的要素·····	(421)
第二章 论管理·····	(426)
第三章 论科学·····	(428)
第四章 论选举·····	(430)
第五章 论劳动·····	(438)
第六章 技工团·····	(440)
第七章 中央技工团·····	(441)

第八章	工作理事会	(442)
第九章	三人团	(443)
第十章	交易小时	(444)
第十一章	事业封锁	(456)
第十二章	艺术、科学院、或生产舒适品的劳动的管理机构	(458)
第十三章	妇女的地位	(460)
第十四章	学习军	(462)
第十五章	哲学的医学	(464)
第十六章	共有共享制的优点	(472)
第十七章	整个体系的概观	(475)
第十八章	可能的过渡时期	(477)
第十九章	对于过渡时期的准备	(504)

社会命运

前 奏

I. 宣言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三节
一个问题只要提法适当，就接近于解决了。

安培

理性终将占上风。

伏尔泰

现在，要么就取之，否则就放弃。

莎士比亚

要当心舔着嘴走进来的狗。

西班牙谚语

我的目的，是要对傅立叶从人类天性的规律推导出来的社会组织作一个简明易懂的扼要陈述。^①

在我们这个世纪，历代使人类遭受摧残的战争、政治动荡、疯狂的反动行为和种种大灾难，每隔一段很短的时间就要猛烈重演。因此，人们对社会苦难的感受，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痛苦更深，祸患更大，到处都急需救治的良药。

拥挤在政治舞台上的战士真是数不清，处处有人叫嚣和仇恨，互相驳难的杂乱无

① 着重号是原有的。——译注

章的议论连篇累牍地发表,风潮起伏,政治或产业动荡不宁,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纷乱和腐败行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社会不好的明证。睿智的人比惶惶不安的庸人站得高,看得远;他们认为,千万个诉怨或愤怒的声音,将汇合成一个悲壮的共同的声音——遭受苦难的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谴责社会的组织。如果人们过得很自由和幸福,生活在按照人的天性的需要和要求制定的社会法律之下,会发出这些诉怨、愤怒和呻吟之声吗?

今天,已不再禁止知识界对人类的前途进行探讨。已经许可人们进行这类思考了。任何一个著述家,从制造先验哲学的人到童话作家,对“给新建筑物添砖加瓦”很感兴趣;每一本书的序言里都要写上这么一句公式话。不过,虽说每一个人都想为这个建筑物添砖加瓦,但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建筑物,就必须弄清楚,而且还要了解它的设计和规模;不弄清楚这些,便只会收集到一大堆可笑的没有用的材料。如果你的东西是一大堆碎石头,那就别给我们送来。

因此,现在是向当代的知识界提出一个有系统的计划的时候了;这个计划可以作为人们急须研究的巨大的重新组织工作的基础;因为旧的社会已经处处濒临崩溃。由于这是那些对前途问题感到严重关切的人所需要的一个新计划,一个发明,一项社会发现,因此我们要求人们对一个与那些汗牛充栋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哲学和文学著述的胡言乱语全然不同的设想,给以相当的注意。它没有任何不尊重事实和不遵循严格的科学推理的地方;当然,不能因为有了这个设想,就不去研究傅立叶的理论了;傅立叶的理论仍须研究,因为它十分新颖,有独见,各个部分立论谨严,效果和形式均富有诗意和气魄,是值得人们阅读的。

不过,须要指出的是,对研究一个真正的新学说没有思想准备的人是不不少的。还须做许多工作,才能使知识界绽露微曦,扫除乌云。传播革新的思想的人将遇到数不清的障碍。为了在这样的道路上不停地前进,一直走下去,那的确是需要有力气、耐心和勇气,而尤其是需要有虔诚的信念。

有些人对你的信仰表示怀疑,不管你如何加以保证,他们都把你和那些没有信仰和准则的江湖骗子混为一谈,把你和那些在政界和新闻界到处叽叽喳喳的道德学家和慈善家看成一个样子。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把一切都当成商品的时代,舆论、信仰和良心全都是可以买卖的。

还有一些人说你是胡思乱想的人,是空想家,是“没有头脑的人”(这是他们的原话)。他们把你直呼为疯子:这个名词,如果不是经过那些走在时代前头、给人类开创了光明的大事业的伟大天才把它提高和净化一番的话,当然是很难听的。十字架也是很令人厌恶的,然而耶稣却使它成了一个神圣的东西。

有些人的思想里充满了没有道理的偏见,他们象提防敌人那样提防你;你在这块敌对和不信任的土地上,是无法撒播任何种子的。这种敌对的倾向,在有几个人的身上甚至发展到竟认为你有卑鄙和自私的意图;他们把这种错误的偏见当作甲冑和利剑,用它们来反对那些传播一个社会信念并为之献身的人,硬说“那些人有他们秘密的想法;没有秘密的想法,他们就不会对人类的幸福如此关心了!”

这就是仁人志士在现今这个时代的遭遇。这是我们社会的核心已经受到自私行

为的残害的征兆：心肠十分冷漠的人是不会理解为一个社会事业的献身精神和爱的；只有心灵非常败坏的人才用敌对的态度来对待为人类谋幸福的人！我们认为此等人的看法就是恶的明证。难道不是由于长期的苦难，希望和幻想全都破灭，社会才败坏了人心吗？

最常见的倾向是：有些人口头上虽不反对，但对一个新的社会思想的传播却设置重重障碍，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思想，用他们自己的杂乱无章的想法，来代替那些真正构成一个学说的思想。他们还没有读过这个学说的论述，就对它加以评判，用一些谬误的说法把创立这个学说的人的思想加以歪曲和割裂，从一大批荒谬可笑的乱七八糟的说法中得出更加荒谬可笑的结论；许多“知识渊博的人”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把你的概念加以歪曲，用他们的想法把你的想法搞得面目全非，十分荒谬，然后带着满意的神情对你说：“你的学说是一种荒诞的乌托邦，是不值一驳的！”啊！当然啰，你的思想一经过他们的模子，被他们那样一理解，被他们那样一改变，当然会成为不值一驳的荒唐的东西！传播新思想的人，每走一步，每说一句话，都要碰到这些困难，这种情形，长期以来使我们感到恼火，往往使我们变成傲视他们的人，使我们对他们这些心肠冷酷、头脑狭窄的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轻蔑之心；在这些人的狭窄的头脑里，任何颠扑不破的新思想都是进不去的。

有些人想一下子就把一种崭新的学说弄个明白，想把它象牡蛎一样一口就吞下去；说应当把它写成杂文，写成短篇故事，甚或写成小说（该怎么写才对呢？），说应该有一个有天才的人出来提出一个社会结构，想一个很科学的办法，拿出美妙的计划，计划的说明要用两种语言，对一种人用古文，对另外一种人用浪漫的语言。

另外还有一些人对新的学说提出责难；他们说：“一本书里有几十个新词儿，怎么读得懂！”我们说：在一篇化学论文、物理学论文、博物学论文或医学论文中，新词儿不是有好几百个吗？他们说：“不错，但那是科学呀，至于社会学说嘛……”啊呀！你们公然不认为一门社会学说是一门科学，不认为它是科学中的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是关键性的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的确，他们的那些话足以说明他们打开头一直到现在，在对社会关系的看法上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哼！如果这门新的学说不是一门科学，如果它不具备科学的精确性，那它也就会成为你的书架上放了八百年的一大堆哲学和伦理学的空话连篇的一类著作了！

现在，人们已经允许在科学上使用新词或古词，甚至在小说和短篇故事中也允许使用。一个文人，如果他不给语言增添几个新词汇，不使用几个含有新意的老词儿，那他是不甘休的，对他的书不满意的。介绍新思想的人有必要使用二三十个新词，难道不让他有使用新词汇的权利！这简直令人好笑。

有人还要求把一部研究社会学说的书压缩成一篇新闻报道那样长的文章。请问：哪一本化学书、物理书或代数书只用了十来页八开纸？人们必须知道：这是一门社会科学，我所论述的，不是别的，而是傅立叶发现的社会科学；这门科学不能阅读一下就算完事，而必须对它进行研究。

就我来说，我只打算在《社会命运》中阐述傅立叶的思想在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一般的组织方面的基本运用。想深入了解傅立叶的思想的人，在入门之后，还须要进行

高深的研究。

这本书当然是写得很简要,容易看得懂,因为它不是为那些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就下断语或武断处理问题的人写的,也不指望那些以为用“乌托邦”、“不可能”或“梦呓”这类字眼就能把一种新思想打个粉碎的人去读它!——这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心思和智慧的人而写的,也不是为那些带着成见或偏见看问题的人写的。有一些人对自由的理性和摆脱了种种束缚的良知发出的纯朴的呼声充耳不闻,不愿意勇敢地作出响亮的回答,这样的人也最好不要看这本书。

还有一句话。

今天也有一些人非常赞成对社会进行改革,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感到痛心,因而乞灵于善,乞灵于“有进取心的人”。然而赞成改革的人大部分又受到谬误的信仰的束缚。他们说:应当向前进,人类必须摆脱以往的桎梏;小孩长成了大人,就应当丢掉他摇篮里的襁褓,人类应当毫不畏惧、毫不惋惜地摆脱旧时代的苦难。

这些话说得很好;不过他们对未来的看法,只是把现今的社会加以改良和完善。他们所讲的完善论,又用的是孔多塞^①的观点,只不过在今天加上一些补充材料和修改几处文字,便冠以“继续进步”的名称重新发表。

在这里,要把问题弄清楚。他们的意思是说,应当把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景况搞得好一点,社会的现状应当象我们的天性那样趋于完善吗?这样说法,也只不过是泛泛地表示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

完善现存的形式,就可以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景况好些吗?

这样看法就错了,而且大错特错;因为,如果说社会形式的坏,是坏在基础上,那就不应当去改进和完善这种基础本来就坏的社会形式。不能搞什么完善,而应当^②人类在地球上所处的特定环境来考虑问题。须要补充的唯一条件(请大家注意这唯一的限制),即为了使未来和过去相连接,须要遵循的唯一条件是:所有一切人的利益应当受到尊重,所有一切人的权利应当得到承认(遵守传统的人说:“我们以后将尽量使他们感到满意的。”他们想用这样的话来缓和他们引起的人们的愤怒)。

这一段对现今流行的完善论的谬误所作的评论,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才智的巨大努力,碰上一个提法不妥当的问题将遭到失败。如果人们从地球是行星系的中心这个假设出发去研究天文,则有天才的人即使画了一条又一条的曲线和一条又一条的外摆线,也是解释不清的。这个天文学问题的提法是错的;学者们在这条道路上即使走一万年,用一万年的时间,结果也会同达拉伊德姐妹^③一样,白辛苦一阵,解决不了问题。相反,要是有人带头说:“我们在理论上不把地球看作一个不动的居于中心

① 孔多塞(174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认为改善人类理性即可促进社会进步。——译注

② 即本书第二次再版之年。这句话的意思是:应当按照当前的现实情况考虑问题。——译注

③ 达拉伊德姐妹,传说中的利比亚王达拉奥的五十个女儿。据说,在达拉奥的唆使下,她们在新婚之夜,把她们的新婚大夫通通杀死了,因此遭到神的惩罚,让她们无止无休地向一个无底的大桶灌水,结果白费力气,大桶的水总灌不满。——译注

的星球,研究一下地球是不是也象其他星球一样转动。”他这样把这个天文学问题的词儿简单地变动一下,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精明的哲学家过去花了几个世纪而且今后再花几个世纪也找不到的答案。——说这个话的人,建立了一门科学。

这个例子和其他一些例子证明:每当人们硬要去解答一些提法不对的问题,就会陷入荒唐,解决不了问题。这个例子还证明,问题一旦提得恰当,便可迎刃而解。这是一切在真正的科学领域里辛勤工作的人都承认的真理,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些搞哲学的、搞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人,看来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另外,由于一个原始的差错,我们发现在道德和政治上,一切事情都有一个大矛盾。搞哲学的人,也象修巴别塔^①的工人一样,对一团混乱的情形感到吃惊:语言混乱,思想混乱,文字也混乱,而这种情形竟持续了三千年哩!这真是够瞧的。现在别再说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了;现在是从错误和矛盾互相冲突、互相攻讦的混乱状态转入科学领域的时候了;在科学领域里,一切都能阐述明白,都能分门别类,让人一目了然的。

要达到这个境地,就须要象人们用实证科学去研究自然哲学问题那样去研究社会问题。今天应当把那一堆哲学的、政治学的和伦理学的荒谬的东西放到理性的法庭上示众,因为它们在世人中还有人相信,还有市场。社会科学应当完整地建立起来,有论述又有事实,用不着去理会哥白尼、伽利略、克普勒、牛顿和其他学派的哲学学说;这些学说,让相信星相学家和炼丹士的人去信吧。

狂妄的哲学把一切都破坏了;我们要看一看它在它自己制造的废墟上是不是挺牢固?我们将考察它的基础是不是牢实得用撬棒撬不动,用镐头也刨不动:我们要看看个究竟,因为阵势已经摆好,就不能不打仗!

现在,让我们在这里总括一下:一切从哲学的武器库中搬出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法则和学说,都是建立在根本错误的基础上的,它们互相矛盾,变化无常,很不精确。

要建立一门社会学说,绝不能和这样的权威、这样的信仰和这样的成见一个腔调。首先要符合情理。不要害怕立论的原理往往和流行的原理相反,因为不走新的道路,就得出新的结果。

我必须说明:打开始起,傅立叶所建立的自然的或神的学说,就是和蒙昧狭隘的、哲学上虚伪的和陈旧教条分道扬镳的,在他的社会学中说从来不讲用什么办法来完善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社会本身就是坏的,任何一种法律的、道德的和宗教的办法都不能使之变好的,即使所有的圣人都来和我们的政治家一起工作,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当然要全面论证一番,要详细描述一种直接从社会的自然条件和人类的基本法则推导出来的组织。之后,我们还要研究这样一种组织是不是能实现,运用起来是不是很容易,从而有利于每一个人发展他的天性和本能,培养他的智慧和心灵。

^① 巴别塔,据《圣经》上说,天下人的语言,原先是一样的,后来,因人们想造一座“塔顶通天”的塔,遂触怒了耶和华,从天上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无法交流思想,结果没有把塔建成(事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十一章)。——译注

II. 社会目标的确定。 一个完美的社会的理想

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你,并把你安置在这个世界上?《教理问答读本》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理想的事物的秩序,好似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虽然还没有实现,但不是不能实现的。

《奥伯曼》

没有一个一致的领袖的世界,没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就好似没有神统辖的宇宙,宇宙中的星星将没有固定的秩序,无止无休地互相撞击;你们的这些国家,在聪明人的眼睛看来,只不过是——一群猛兽格斗的舞台,它们彼此残杀,互相摧毁它们的东西。

沙·傅立叶

一个人如果想出去施行,那他在出发以前,就应当先想好要到哪里去;一个人如果想搞什么工业的或军事的活动,那就最好是先作一个活动的计划。总之,无论干什么事,都要有一个目的。特别是办重大的事情,如果说最荒唐不过的是办到哪儿算哪儿,那么,作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清楚,目的不明确,或者只是想象的,把笼统、含糊的空话和废话当作指路的明灯,那不也是同样的荒唐吗?

因此,当一个人还根本就说不清楚“我想这么作,我建议那么办”究竟怎么作怎么办的时候,就去过问政治或社会上的事,就去说长道短,就以为自己的意见有举足轻重的价值,这岂不是胡闹?

我觉得,有许多今天高谈阔论的人,将来总有一天当公众要他们把他们想办的事情讲个明白的时候,他们会弄得哑口无言的。我说的是讲个明白,而不是象搞政治的人那样闪烁其词,咬文嚼字他说一大套废话,讲一些含糊的和矛盾的原则,说什么照这些原则办就大有好处,然而究竟怎么办和用什么方法办,他们却说不上来。

说到这里,我要问一问那些政治党派,为什么硬要那样彼此恶言相加,说一些于国无补的话,为什么硬要互相殴打,对国家更无好处,而不大家休战。

在休战期间,战士们可以把他们的才智用来就每种意见写一份材料,说明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有权力的时候将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确切地知道左翼或共和派想作些什么,知道中间派将用什么药来医治我们的创伤,亨利五世的政府将采取哪些规章制度;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制度将如何向社会保证实现各自的诺言。

我无法准确说出我们有多少方案须要研究;方案无疑是很多的,因为在每一个大的项目中,有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甚至互相敌对的组合形式。不过,只找三十或四十个主要的来讨论就行了;这样办,比我们去研究一大堆混乱不清的东西好。我们对某些事情可以商量,进行讨论;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这种情形是很可能出现的),即便口出恶言,互相仇恨和争斗,我们至少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互相争吵和互相辱骂的。

我们有种种理由要求各党派的领袖不要向我们说什么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和方法。这纯属空想,言之无物,所以应当立即把政治舞台撤掉,让那些当领袖的得不到什么好处。要是真有什么东西能给国家带来幸福,就请马上告诉我们。这些先生们清别象狗和熊那样把他们的时间用来互相攻击和谩骂;我们要的是论文和书,而不光是空洞的报刊文章。

至于我们,我们这些属于一个日益扩大的社会学派的成员,我们是不和任何一个这种陈腐的政治党派搅混在一起的,因为我们要提出的,是一种举凡目的和方法全都要详细描述、一一列举的学说。我们知道我们该作些什么,我们要说明我们实现的方法,我们要论证我们提出的保证的价值,我们要请人们来检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宣传的是傅立叶的学说;这个学说,无论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只要条件具备都可以实现,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由谁来实现都可以。它不是专利品;它是社会真理,它象几何学和物理学上的真理一样,是不归任何个人或一帮一派的人所独有的:它是大家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它都可以用。它不象政治学上的东西,在巴黎一个样子,在维也纳又是另一个样子,到了伦敦或柏林又是一个样子;年年在变,月月在变,跟着人和事一起浮动,只能给人带来可笑的、令人憎恶的或害人的幻想。

我们正在用这个学说来征服这个世界;这个学说总的说来是容易懂的;在细节方面,也讲得非常清楚、客观和全面;它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它不推翻什么东西,也不打碎什么东西,它只进行改造。它在不危害社会现状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在半平方法里^①的土地上进行试验。通过试验来对它作出最后的判断。

为了进行试验,首先就须要使许多人对它具有信心,须要写一本宣传的书;这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第一个任务。这一步取得成功,就可保证下一个任务的完成。

对于一个严谨的社会学说进行初步论述,当然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批判旧的社会,阐明新的制度。我们从批判开始,因为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病,才能确定用什么药。要作出判断,就须要进行比较。因此,我们首先将用短短的几句话勾画一下社会的理想,即从人类的角度来说一切都臻于至善的事物的秩序。我们的这个假定,即使是说只能够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但它至少可以用来说明与它不同的社会组织的

① 这里说的法里,为古法里。每一古法里约等于四公里。——译注

缺点,并找到尽可能迅速稳妥地接近它的步骤。这个办法,着重于描绘普遍的幸福,从而找到取得这种幸福的条件,因此它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办法,比搞科学研究采用的办法还要玄乎。我们要告诉这些人,这是解答数学问题的办法;在数学上,为了要找到一个问题的未知数,人们往往是首先作出它的答案。

我们首先在心中设想:在某一个星球上有那么一个社会,它没有导致社会病症的社会原因,人人都把他的精力用来发展有助于社会成员的幸福的事物。

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一个可与天上的秩序相媲美的秩序。天上的星球都有等次,卫星围绕着星球转,星球又围绕着中央的太阳转;太阳汇集了一个涡流的一切引力,反过来,它又向由它平衡地摆在宇宙中的星球输送生命,向星球发射热和光。

在天上,没有大动荡,没有冲击,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不规则的运动。所有的星球各自靠各自的生命生存,各有各的相配称的大气层,各自的海中和陆地上都有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所有的星球都按计算好的运动均匀地转动,以便让白天、黑夜和四季在它们的子午线上和它们的地带中很和谐地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所有的星球都自转,同时又按照准确的时刻在轨道上奔跑,即在围绕太阳的错综交叉的大环上奔跑,其情形宛如很有节奏地跳舞的人似的。到处都呈现出又统一又有变化的情景,秩序井然,等次分明,一切都很和谐,都有节奏。

人类在这些星球当中的一个星球上,也要模仿巨大的星球的规律组织起来。我们认为:由于人类是特别的聪明和有力,因此在事实上和权利上他都是他所在的星球上的占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生物;应该由人来主管地球表面上的生命的发展,由人来经营和美化这个交托给他的星球;人既然有力量和智慧,就有管理和装饰他这个宏伟的领域的责任,就要从大自然挖掘种种丰富的财富,使应该运用人的天才使之发展的生命十分昌盛。总之,人们将看到,人的职责,或者说人在地球上的命运,就是管理他的星球。按诗人美妙的想法和词汇来说,就是和平来到世间,撒满黄金、鲜花和麦穗;人们结成兄弟般的神圣同盟,携起手来开垦和美化地球,使他们的才能和神赋予他们的天性得到发展和臻于至善。

在这个星球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指导着各大洲的各国的重大行动。作为一层层的行政机构的顶点,这个最高的统治机关象一张笼罩在整个地球上的大网,统率着劳动大军,在地球的表面上进行必将产生深刻变化的巨大工程,例如在荒山上再造森林,在荒凉的地方兴办农业,并修建第一流的交通路线,从全球的首都通向各洲的首府,并把各洲的首府连接起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它的统一管理,对各洲的生产和消费加以平衡,并且管理它们的产品的贸易。一句话,它领导这个地球上的一切事务和一切活动,它是最高的调度者。

往下,在中央政府的周围,是第二级政府;它们也按照同样的方式主管着洲的行政,通过简单而易行的统计材料,调整它们大地区中的劳动关系,管理大的交换系统。

再往下是这些新的区划中的第三级政府;在第三级政府中有各个帝国的政府;再下边是省政府、区政府和公社的政府;这些政府的职能都是相同的。应当指出,我们所描绘的这一级一级的行政中心,总起来在地球上构成巨大的等级系统,它们是它们为之服务的人民任命的各级代表会议;由于它们所办的事务都是工业、商业和科学,